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第二回 米喜子初隸四喜 方松齡重噪和春

響 卻說安徽太湖縣有一個唱戲的，叫作米喜子。他的母親陳氏，據說生產他的那一天，清晨早起有一個蟪子落在身上，因此取名兒叫喜子。亦有人說，喜子呱呱墜地的時候，他父母已經上了年紀，老來得子是一件可喜事，這才叫作喜子。喜子的上輩本是江西人，世代唱戲，後來在安徽落戶。他父親得了喜子之後，便教他自幼學藝。到了十五六歲，居然昆亂不擋，文武並擅，大江南北，薄負時名。可惜他父親就在那時病故了。喜子喪父以後，對於他的老母，格外盡孝，就在安徽蕪湖一帶唱戲，不肯出外。至多不過一兩個月，總得回家一次，探望母親。光陰倏忽，又過了幾年。有一天，喜子在家，陳氏對他說道：「喜子，你今年是二十二歲了。我早想替你定一房媳婦，娶過來，抱個孫子，方遂我的心願。只是一來沒有合適的人家，二來我家也沒有多大的積蓄，所以耽誤下來。直到如今，實在是我的一宗心病。前天是你姨媽生日，我去酬應。席上遇見了一位楊大媽，據她說，我的姪兒鳳林，就是你的表兄，他在北京四喜班裡唱得很紅。我想你在本地唱戲，雖然事情不錯，到底掙得有限，發不了大財。不如上京找你表兄去，托他搭班子，可以多開一條活路。」喜子道：「媽說的話也是。但是媽的年紀大了，兒子實在拋撇不下。」陳氏道：「不妨，前天在你姨媽那裡吃了不少酒菜，臨後還吃了兩碗飯，大家都說我身體好，你儘管放心。」喜子心裡還是捨不得他母親，變法兒說道：「兒子聽說京城裡的戲是很不易唱的，稍微差一點兒，前台便說是外江派。況且兒子的能耐本不甚佳，設或唱砸啦，回來反不好混啦。」陳氏道：「胡說！好道兒不走，你想當一輩子窮光棍嗎？我叫你走，你就得走！」喜子知道他母親有氣，在一旁站著，不敢發言。陳氏又接著說道：「我知道你的心事，就是怕我死。其實我六十多歲的人，一口牙齒嚼得鐵蠶豆爆爆的響，一時還死不了呢！」喜子無可奈何，這才答應。臨走的那一天，陳氏再三囑咐，無非是一路小心，保重身體，到京之後托人寄個口信到家，也可以放心等話。喜子一一領受，叩別老母，直奔北京。

那時輪船火車尚未通行，從安徽到北京，至少也得走一個來月。喜子腰裡，只有四兩盤費，離家不到十日已是罄盡。喜子正在發慌，忽見許多男女，打扮整齊，拿著香燭，往一個村落中走去，遠遠又聽得金鼓絲絃之聲。喜子料是有人酬神演劇，便跟將來。等待到了那裡，抬頭一看原來是座真武廟，對面台上唱得好不熱鬧。一班兒香客拜過神明，都擠在台下仰著面觀望。也有些鄉下財主搭了看棚，擁著妻妾子女正在那裡坐著。喜子是見慣的，不去睬他，只到大殿內對了真武老爺磕了幾個頭，站起來瞻仰聖像。只見旁邊塑的馬趙溫關四大天君，那關爺持刀側立，威風凜凜；猛回頭看那台上，正在演唱關公《挑袍》，臉譜扮相，比那神道差得多了。喜子搖了搖頭，不說什麼。《挑袍》演畢，台上停止鑼鼓。喜子知道演過三出了，即轉入後台，將身上背的鋪蓋卷兒放過一旁，到衣箱邊，按著本行的部位坐了。

早有班中老生這一門的人走了過來，向他施禮，問道：「朋友，敢是要消遣嗎？」喜子欠身道：「不敢，在下是末學新進，特來借台學戲。」班中人道：「你可能唱靠把戲？」喜子道：「我也是門內出身，怎的不能唱靠把戲？」班中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煩串一出《武昭關》，何如？」喜子允了。班中人問：「你可要與正旦對一對？」喜子道：「這是大路活，不消對了。」班中人道：「此時我們歇鑼吃飯，少時開鑼就是這一出。你扮戲吧！」喜子點頭，登時扮得好了，走上台去，施展本領，把一出演畢。正卸靠呢，班中人來問他姓名籍貫，喜子一一說了；又問他到哪裡去，喜子道：「我是往京裡去的。」班中人即送了他些盤纏。喜子道聲：「多謝！」仍復登程。

話休煩絮。不日到了北京，尋到了韓家潭一家門首，見有「藕香堂」的小牌兒，知道是了，遂將門環拍了一下。早有一個人從門房中出來，問道：「是找誰的？」喜子對他說了。那人忙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原來是米老闆。我們大爺在家，待我給你回一聲。」喜子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叫小李，是這裡的跟包的。」喜子即將帶來的蒲包交給他。小李接過，走將進去，回明了鳳林。鳳林知道有這門親戚，小時節還見過喜子，說道：「請到客廳裡坐，我就出來。」小李答應一聲「是」，放下蒲包，轉身向外，把喜子領進客廳，說聲：「請坐！」就匆匆的預備茶水去了。喜子舉目細瞧，這個客廳乃是三間南房，極其寬敞，條案桌椅，一律紫檀硬木。條案上正中擺著一柄白玉如意，左邊是一扇大理石屏風，右邊擺著康熙瓷的五彩大花瓶。桌子上面擺著一個大瓷盆，盆中堆著幾個柿子。西面靠窗有一個書案，文房四寶件件俱精，一束花箋全印著「藕香堂」小字，旁邊有一個書架，排列著十幾套曲本。東面堆著一座七層的菊花山，足有好幾十種菊花，高高下下，秋色宜人。四壁全是名人字畫，西北牆角上還掛著一張古琴。米喜子從未見過這種境界，心中暗暗納罕。實則除了菊花山是應時品以外，司坊裡的陳設，差不多全是各家一樣。

等了一會兒，小李挑起簾子，一個服飾華美的人隨後進來。喜子見他眉目英秀，料是鳳林，叫聲：「鸞仙兄！」倒身下拜。鳳林慌忙回答。二人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鳳林先問喜子的母親好，隨後又問了問路上的情形，有伴無伴，現在住在哪裡的話。喜子一一回答，便說獨自到京，現寓在某客店。恰巧小李進來送茶，鳳林便吩咐小李道：「到客店去，把米老闆的鋪蓋取來，安置在廂房裡面。」小李答應一聲走了。喜子道：「我住在府上，未免添煩。」鳳林道：「自家至親，何必客氣！」提到唱戲的事，喜子便說：本人是唱文武老生，此番奉母命到京，要托鳳林幫忙，搭班唱戲。鳳林一口應允，說：「我今天到館子去見了管事，回來定有好音。」喜子連聲道謝。鳳林又讓喜子在上房吃飯，並且喚家人出來見了一見。午飯方畢，小李來回道：「米老闆的臥室安置好了。」鳳林點頭。喜子退到廂房一瞧，只見窗明几淨大可安身，心裡倒也舒泰。

少時，小李進來拿衣包靴包並盔頭、圓籠。喜子看見，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小李道：「這是我們大爺扮戲用的東西。」喜子道：「難道後台沒有？」小李道：「後台箱上的乏貨，只可是官中先生們穿，我們大爺是當小老闆出身的，不穿那樣東西。」喜子道：「什麼叫做官中先生？」小李道：「就是唱戲的。」喜子道：「什麼又是小老闆？」小李道：「就是堂號裡的徒弟，官名叫做司坊，俗名叫作像姑。這堂號裡的主人，喚作老闆。他花錢買的徒弟在外邊應條子陪人吃酒，往家裡弄錢，便喚作小老闆。若是自己的兒子，便喚作少老闆。這個營生，總是旦角才吃香。我們這位大爺，起先也唱旦的，演那《玉玲瓏》的梁紅玉，《得意緣》的狄雲鸞，誰看見也受不了，少說總得十天睡不著。那個勁兒味兒，真虧他琢磨，連陳中堂那樣人物都迷上了他。後來年紀大了，自家覺得肉麻，才改了小生。反正他的行頭有人報效，為什麼不穿私的呢？」說著，聽得腳步響，知是鳳林來了，忙打住話頭走了。鳳林吩咐套了車，對喜子道聲：「怠慢。」跳上車逕奔戲園。

到晚回來，對喜子道：「我已經向管事先生說了，你就在本班，打三天炮，再定去留。明天是忌辰不開戲，你可到五道廟大下處，拜拜同行，後天登台。你還是唱工？還是衰派？還是靠把？」喜子道：「我曾說過，我是文武老生。隨便派吧！」鳳林笑道：「京裡唱戲比外邊不同，第一講究名貴。你那鄉里狗血是灑不得的。」喜子低頭不答，二人又說了些閒話。

可巧這一夜，有鳳林徒弟相識的客人，在他家裡擺酒。內有一人出席散步，一眼看見喜子，叫聲「米先生」。喜子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位江蘇朋友，久在安徽的，姓丁行四，稱他丁四爺，是個秀才，卻專喜唱戲，所以認得喜子。喜子忙向前招呼，說了幾句來京的原由。丁老四道：「我也來京不久，住在長元吳會館。你閒時到延壽寺街去訪問，便可找得著。」喜子應了。丁老四仍去上席吃酒。那日的主人姓梁號敬叔，福建人，是位觀察。請的客，一位萬學士號藕齡，是江西人；一位楊掌生，一位桂林倪鴻，俱是孝廉；還有一位，便是丁老四。這梁觀察極講究崑曲。鳳林自家出去吹著笛子，唱了幾支，果然腔真板正。喜子站在院裡都聽呆了。酒罷各散，鳳林、喜子等也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喜子同了小李到大下處去了一遭。那些老古董唱老生的，聽說他是新來搭班的，便擺出許多架子，神氣格外難看。有幾個圓通的，知道他是陳老闆的親戚，頗頗的套了些拉攏。喜子周旋一回，仍回到鳳林家裡。第二日催戲人來，呈上黃紙單，鳳林派的倒第二的《群英會》，喜子派了個魯肅。鳳林道：「這是資格戲，向來新角色是派不著的。管事人因你是我的親戚，格外用情

了。」喜子道：「這戲我不對路，改一出吧。」鳳林道：「第一天派戲，你就拿喬，往後還怎麼混？」喜子才不言語。飯畢，隨了鳳林往戲園而來。那天《群英會》裡的諸葛亮，派的是張三元。他是著名一個會咬人的，嗓子極其響亮，使勁的把喜子一咬。喜子到京不久，一路上受了些勞累，精神還未復原，嗓音自然便出不來。前台聽戲人們，對於新來的角兒，便是格外的求全責備。喜子一齣戲，如同在冷水盆兒裡一般，一個彩聲也沒有；倒把張三元足捧一氣。頭炮不響，第二天便不催他了。鳳林也無法想，礙著親情，仍留他在家內。喜子甚覺無趣。倒是小李過來，說了幾句安慰的話。當晚喜子睡到床上，心裡煩惱，眼中掉淚，用手拍著枕頭，歎口氣道：「京裡戲班子如此難搭，明天一早扛著被套滾蛋。不，不好，我臨出門的時節，老母吩咐我的話何等鄭重，這樣回去，怎麼對的住我娘！況且壞了名頭，人都說米某人是京裡不要的乏貨，本地戲飯也吃不成了！」思來想去一夜不曾合眼。不等天亮，便爬起來，到街上散步。信著腳步走去，到了一個所在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長元吳會館。想起丁老四住在此處，何妨同他談談。便向管門長班一問，果然有位丁四爺。喜子遂把自己姓名說了，托他轉達。長班進去，不多時出來道聲「請」，喜子跟到丁四爺屋前。聽得老四在屋裡同人說話。喜子掀簾走入，忽的叫聲「哎呀」，驚得遍身冷汗，毛骨悚然，跪在地下磕了好些頭。丁四同那客人都笑起來。喜子驚魂方定，站起來道：「好筆法！丁四爺，這張老爺像畫得妙極了，我幾乎被他嚇死！」那長班先見他這宗行徑，莫名其妙，此時方知他是看見屋裡牆上關聖畫像的緣故，也覺好笑，慢慢退去。

喜子看那客人，是前日在鳳林家和丁老四同席的，問其姓名方知是楊掌生。三人在屋中坐定。丁四道：「我這軸聖像是諸暨陳老蓮的筆墨，本來是個名手。據說老蓮從四歲上就會畫關壯繆。他同鄉有個富翁修造花園，老蓮跑將去在他靜室中爬到桌子上，用木匠的筆畫了一尊壯繆，身後還配了一尊周將軍扛著大刀。那富翁回來觀見神采威猛，驚得只管下拜，大約也就是米先生方才的情形了。」掌生道：「我前兩日遇著方夢園，他談陳老蓮的佚事格外新奇，說這富翁把女兒給了老蓮。老蓮嫌他醜陋，畫了一張美人圖掛在屋裡。他妻子早晚揣摩，竟變得同那美人一樣，豈不是件奇事！」喜子聽了，心中一動。大家說些閒話，掌生告辭。喜子向丁四說到唱戲不紅的苦況，不覺流下淚來。丁四勸了他一番，他也不答話，只望著那關老爺出神。

到晚回去，明日又來。每來便細看那張畫像，看看一月有餘。一天，喜子忽地拍手笑道：「有了有了！」丁四道：「什麼有了？」喜子道：「我在路上真武廟裡看見一尊泥塑的老爺，那時台上正唱老爺《挑袍》，我看那扮相臉譜比那神像差的太多。等到見了這張畫像，比那泥胎又強些。我這一月來，也學陳老蓮的媳婦兒揣摩美人的法子，來揣摩這老爺。如今卻是大有心得。我想當初陳家這女人，必是中常相貌，姿質不佳，後來得了畫上美人的神趣，便哄得動丈夫。我既把這老爺吃透了，我這唱戲，未必不仗著他翻梢。」丁四道：「這話有理，你就這樣做去。」喜子道：「只有一層難處，北京老爺戲犯禁，怎麼許我唱！」丁四道：「你既不唱，又揣摩他做甚？」喜子道：「這事我同鳳林的跟包小李談過，小李給我出個主意，說只要堂會戲裡有都老爺點過，便可在館子裡唱的。」丁四道：「這一些不難，我托楊掌生便可辦理。這巡城的幾位御史，他都認得的。」喜子道：「這就好極了！」再三托付而去。喜子私自到盔頭作坊，另出花樣，做了一頂紮巾藍帶後兜；又到把子局造了一把青龍偃月刀，也不叫鳳林知道。

這日，鳳林應了陳中堂的堂會，回來只擰眉毛。小李問是何故，鳳林道：「奇吧？北京的老爺戲是久已禁斷，怎麼老中堂家這位戲提調派起老爺戲來？這是位都老爺，我不敢駁回；只是我們班中哪有會唱老爺戲的？」小李道：「咱家這位米爺同我談過，老爺戲他倒應行。」鳳林道：「他久走外江，這也是有的；只是這番派的是《破壁觀書》，我連戲名都不曉得，不知他會也不會？」隨即走過喜子屋中，同他一說，喜子滿口應承。鳳林問他還有什麼配角，喜子道：「二位皇娘，一個馬童，許褚，張遼，還有個驛官，都是要緊的。」鳳林忙將管事人請來，命他到大小下處一問，湊巧這些角色齊全，還有一兩個從外路來的有些不清楚，喜子又給他們說了一遍。打鼓佬毫不通經，也是喜子指撥。鳳林見了十分興頭，便去應復了陳府的提調。

到了唱戲的這一日，喜子不用銀朱香油勾臉，只抹了些胭脂，用墨筆略畫了一畫眉子。妝扮停當，後台看了已是喝采不置；等他揭幕登場，前台愈發贊美，看得入神，連老中堂向不懂戲的人都擊節道好。只有梁敬叔道：「這未免褻瀆神明。」不看走了。喜子唱完也甚得意。

過了數日，鳳林請他在戲園演唱，果是叫齊叫滿。聽戲人看到他描摹得勢之處，覺得聖帝臨凡不過如是。人人肅然起敬，也有人合掌誦那關帝寶誥太上神威的一篇法語，反倒淹沒了喝采聲。

喜子從此成名，便另去租了房子把老母接來。鳳林仗他叫座，待他自然格外恭敬。喜子重謝了丁、楊二人，安心在京唱戲。

光陰似箭，轉瞬已是十來個寒暑。喜子聲價一年一年的高起來，就再唱《群英會》也有人捧了，不過總不及老爺戲叫座。喜子對於關爺，比別人分外敬禮。家裡中堂供了神像，早晚燒香，初一十五，必到正陽門關廟去走走。唱老爺戲的前數日，齋戒沐浴，到了後台，勾好了臉，懷中揣了關爺神馬，絕不與人講話。唱畢之後，焚香送神。他那虔誠真叫作一言難盡。京中一班讀書稽古的老先生知道此等情形，少不得紛紛議論道：「伶人演唱帝王聖賢名臣，通不會這般做作。關壯繆不過名臣之一，何以定要如此呢！」又有人道：「據孔氏衍璜新論裡說，北宋時演影戲祭關雲長，可見這個風氣，不自今日始了。」梁敬叔聽得這些話，便道：「關夫子浩然正氣，塞乎兩間，歸神之後，曾從天台智者大師受過五戒，成了佛門護法善神，出天門，入地府，執筆文衡，豈可同別的古人去比較！往年沈文愨公每見寶筵有關帝戲即便避去，那才是老成舉動。依我看，伶人的做作倒合乎先正典型。」楊掌生所知，便去告訴了喜子。喜子道：「我這碗飯全是關老爺賞的，不然，憑什麼一季掙人家八百兩的包銀？我敬重老爺，只算知恩報恩。但是老爺的戲，到底不該唱。我自從扮演他老人家以來，總是害病，簡直背了藥罐子。大概是褻瀆神明之故。老爺在天之靈雖不計較這些，他手下的張飛老爺、周倉老爺，都是火性的，難免不降點災。」掌生道：「這也是你恭敬神明，才說這些話。那些不信鬼神的，就是另一種想頭了。」米喜子點了點頭。掌生道：「老闆若無事時，我們到飯館子坐一坐？」喜子道：「不行，我同何景愚早有約會了。」掌生道：「莫非和春的老闆何景愚嗎？」喜子道：「是。」當下二人一齊出門，掌生自回，喜子竟到景愚家中。

景愚這日，因小孩滿月才備酒請客，又怕人送禮，所以先不說明。眾賓客吃罷酒飯，各自散去。喜子走的最後，景愚方把他送至門外，只見一位藍翎白頂官兒，騎馬而來。景愚認得是怡王府的人，慌忙讓他下馬進屋，問：「王爺喚我嗎？」那官兒道：「王爺不曾喚你，是肅六大人煩我來的。月內他那裡要唱一本堂會，訂你的班子，指名點方松齡的《雙盒印》，要你去辦理。」景愚道：「方松齡是我們戲班裡第一大花旦，現在五十多歲，留了鬍子不唱戲了。我怎辦得他來？」那官兒怒道：「我不管這些。到那日若沒有方松齡的戲，肅六大人發了脾氣，我看你北京的戲飯吃得成吃不成！」景愚慌得做聲不得，那官兒出門上馬走了。

景愚呆了半晌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。原來他有一個把弟，叫作小趙，本是個理髮匠，改行跟官，才作了某御史的長隨。那御史同方松齡的交情很好，景愚心想莫若去求他。無論用硬也罷用軟也罷，只要他肯點頭，方松齡就得乖乖兒的出台。主意已定，一直去找小趙。見面之後，把來意說了一遍。小趙思忖了一回，隨後豎著一個指頭說道：「只要前途肯出此數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準能辦到。」景愚知道是一百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價目也還不多；但不知是誰使？」小趙道：「是我們姨太太使。你不花這個錢時，莫想成功。」景愚道：「兄弟，你到底有這拿手沒有？」小趙咬著景愚的耳朵，說道如此如此你看如何。景愚聽了大喜，即辭了小趙出去。不多一會兒，果然取了一百兩銀子來，雙手奉上。小趙點過銀票，揣在懷裡進去見他主人。就在姨太太屋裡，悄悄地商議了一回，出來回復景愚，叫他回家靜候好音。這裡主僕們磨拳擦掌，準備依計而行。

過了幾天，御史借請客為名，備了一桌酒席，叫小趙把方松齡約到寓裡。他一見松齡，慇懃款待，十分親密。一面又給松齡引進了合座的朋友，說他是鼎鼎大名的方老闆，拳高量雅，大家可以暢敘一番。松齡一看，也有素來認識的，也有初次見面的，少不得與眾人寒暄了幾句。在座的人，一大半是愛熱鬧的。先與主人豁了幾拳，後來松齡出手，連得了幾個勝仗。大家不服氣，公打他一個人。松齡的性格又是極好勝的，索性獨攬將台，以寡敵眾。於是越喝越醉，越醉越喝。夜闌席散，眾人謝過主人自去。松齡卻早已爛醉如泥，人事不知。那御史見了大喜，即叫幾個人把松齡抬到外書房裡的炕上，輕輕放下，臉兒向外。御史又叫了幾聲

「松齡」，松齡絲毫沒有知覺，只有酣睡的聲音替他回答。那時小趙躡足潛蹤，剛進屋內。御史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你快動手吧！」小趙就拿出一把剃刀來，運動手腕，象風一般快，不消三五分鐘，早把方松齡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。御史贊了一聲「好」，小趙道：「我還要到外面去，敷衍了他的車夫。已經催走了好幾次了。」說著出去。

松齡一覺醒來，睜開醉眼一看，不像自己屋裡的樣子，霍的跳起身來，只見那位御史坐在一旁，松齡甚覺惶愧，說道：「該死該死！我真糊塗極了，貪吃了幾杯酒，糟踏你的地方，還要累你熬夜，實在對不住！」御史道：「咱們是熟人，不用客套。此時還不算晚，你可以多歇一會，養養神。」松齡哪肯再睡，定要就走。御史道：「不忙，我還有一句話給你商議。」說著，按住了松齡，重新坐下。松齡忙問何事，御史道：「肅六大人，你可知道？」松齡道：「莫非戶部正堂軍機大臣肅六爺嗎？」御史道：「他並不是軍機，是御前大臣。只不過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就是了。這人的脾氣你可曉得？」松齡吐著舌頭道：「厲害厲害！」御史道：「他不日要在宅內唱和春班的戲，指名要你登台。何景愚急了，托我同你商量，千萬幫景愚一回忙。你看我的面子，不可推辭！」松齡道：「承他抬愛，又有你的情面；再說景愚也不是外人，很該幫他。可惜我有了須了。」御史道：「照你這麼說，除非是把須剃掉才能唱戲？」松齡未及答言，御史拿過一面鏡子來道：「人家說你長得少，你還不信，何妨自己照一照呢？」松齡接過鏡子一照，只見鬍鬚剃得乾淨，不是於思於思的樣子，倒變了個冠玉的少年。不由得自己發楞，好像酸甜苦辣的滋味一齊湧上心來。那面鏡子立刻落地，跌得粉碎。御史連連作揖道：「你饒了我吧！」松齡呆了半晌，微微地歎了一口氣說：「我依你便了。」御史大喜，即將何景愚喚來，與松齡接洽，去應了肅六那本堂會。

小趙天天到何景愚家，表他剃須的功勞。景愚送了他十兩銀子，才算罷休。景愚又請松齡在戲園子裡幫忙，松齡應了。

松齡本是個老名角，聲價遠在陳鳳林以上。京城裡向來捧他的人，不知多少。此番聽說他二次上台，當時哄動了九城。那天，和春班的轉兒在慶和園。松齡頭天便唱《翠屏山》，不到午正，早已滿座。等到松齡出場，將念引子，忽然池子中間，有個少年人狂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眾人正在喝采，倒被他嚇了一跳。